

宗慶後富豪宗慶後中國首富宗慶後人民富豪宗慶後哇哈哈集團宗慶後宗慶後遇襲宗慶後,中國首富,其財富增加了多少或縮水了多少,不一定能成新聞,但他在自己家附近被人用刀砍傷,注定成爲大新聞。

街頭巷尾間的第一反應:有錢如宗慶後,怎么也過得這麼普通,連基本的安全保障都沒有?

在當下中國的語境中,行兇者楊某是個“中年屌絲”,宗慶後是“超級富豪”。人們通常以爲,這兩個人之間應該有個隔離,富豪們應該有各種措施讓自己不混身在大眾當中,比如住在郊外別墅,出入乘坐私家轎車和私人飛機,身邊有保鏢陪伴,等等。既然財富上已經高人一等了,生活的各個方面都高人一等,也理所當然。

若媒體報道說,宗老闆豪宅5座,名車10輛,男女保鏢各20名,人們驚羨,但能理解。可實際上,大多數報道都說他“沒有保鏢,出差都是一個人一個箱子,從不前呼後擁”,“除了每天抽點煙,幾乎沒有什麼特別的開銷”,“滴酒不沾,也不追求名牌,坐飛機永遠是經濟艙,工作時常常吃盒飯和便當”,“每年的消費不會超過5萬元”。

衆所周知,宗慶後的財富積累是從零開始的,此前他當過15年的農民,上一代人也是農民。如今的他,貴爲中國首富,但本色仍是普通的人民。若有人對他說,你已不屬於人民,你屬於富豪階級,市場經濟社會中的貴族,一個非官員的特權集團,他一定不接受。

他是對的。這是中國新一代富豪們的共同處境:現實身份是富豪,名義身份仍是人民,且只能是人民。於是,只有一個特殊的名字適用於中國所有的宗慶後們——人民富豪。

人民共和國的所有事物,都是人民性質的,富豪也是人民富豪,貴族也是人民貴族。無論聽起來多么奇怪,卻是現實。

或有迷惑:民主時代,哪里還有非人民的富豪,反人民的貴族?

在人民中國,的確是沒有了,但這卻不是世

編者按:我在2011年9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1957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文揚

宗慶後與格羅夫納

界範圍內的普遍情況。以名義上的民主國家英國爲例:

英國的首富,是一個大地主,杰拉爾德·格羅夫納,以家族名字命名的格羅夫納集團現任總裁。

格羅夫納集團在英國、歐洲大陸、美國、澳洲、亞洲等地都有地產和物業,在全球共18個城市設有辦事機構。這些地產,有一部分從17世紀中期開始就在格羅夫納家族的名下,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這在中國富豪中是沒有的。說清朝初年某位貴族的地產,被他的後人持續經營到現在,歷經清朝覆滅、民國建立、共產革命,幾百年屹

立不倒,並由其在世的十世孫將家族事業擴展成了現代跨國企業……這是天方夜譚。

杰拉爾德·格羅夫納本人,是第六代威斯敏斯特公爵,同時也是第八代威斯敏斯特侯爵、第九代格羅夫納伯爵、第九代貝爾格雷夫子爵、第九代格羅夫納男爵、第十五代格羅夫納從男爵,



同時還是英國陸軍少將,擔任助理國防參謀長。

這在中國富豪中也是沒有的。格羅夫納家族被封爵的歷史,最早始於17世紀初詹姆士一世時期,家族成員成爲國會議員和擔任高級軍官的歷史,將近四百年,其貴族身份連續傳承十五代直到今天。這樣的故事,在中國也是天

方夜譚。

這位威斯敏斯特公爵,至今仍是歷史悠久的家族私產的繼承者。“我的家族在切斯特的伊頓宮已有近1000年的歷史。在我之前,我伯父住在那里。那是一座高大的維多利亞式建築,光屋頂面積就有幾英畝大,廚房離餐廳有3英里遠……我想當時得有350人支撐這個攤子。那里還有座小教堂。”在一次接受英國媒體採訪時公爵如是說。

毫無疑問,這位英國首富,無論從哪方面講,都不屬於人民。他15歲時就被指定爲整個家族遺產的繼承人,在更多瞭解了歷史之後,他強烈意識到本家族與近現代歷史的關係,“我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生存本能,”他說,“我們受到歷屆英國政府的糾纏,在此之前,克倫威爾護國公也曾想整我們。我們還能保住腦袋是一大幸事。”

這就是英國的貴族,他們在暴風驟雨的民主時代不僅保住了腦袋,也保住了財產和特權。幾百年來,他們始終控制着大局,未曾讓人民取得過徹底勝利,在出讓了部分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之後,他們成功地存活下來,並繼續着家族的光榮和尊貴。

對照之下,中國人民才是在民主時代取得了徹底勝利的人民。在將各種形式的私有財產徹底消滅之後,是人民領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新政,才有了新一代的中國富豪。正是這個“讓”字,先天地決定了中國“人民富豪”們的性質。

宗慶後生活簡樸低調,也不熱衷於“談政治”,保持人民本色,儘管在財富規模上早已超過了格羅夫納,仍沒有忘記自己是誰。

在世界範圍內,“人民富豪”是一個特殊群體,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擴張,他們正越來越多地躋身於世界富豪之列。不僅統一帶着“白手起家”、“農民後代”的身份標誌,而且時不時還帶着在晨練的時候被路人砍傷之類的奇聞軼事。

中國影響世界,這也是一個方面。

中國左右兩派 爲什麼難以調和?

茅于軾先生最近惹人關注,由於觀點越來越離譜,他的演講也遭遇越來越多的抗議。抗議者多是被稱爲“左派”和“鷹派”的人士,他們痛斥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懷念毛澤東時代。

支持茅先生的人則稱讚他堅持己見、大膽敢言,不向反對派妥協。這令人想起了當年在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堅持鬥爭的共產黨。

但茅先生又被稱爲“右派”,從左派反對他的激烈程度上看,他還應該是大右派、極右派才對。

檢查一下茅先生的立場。

瞭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宣揚民主,挑戰威權,推動自由化,批評現行體制。這次長沙演講,他從五四的意義講起,認爲九十多年過去了,五四的民主理想還沒有實現,因爲政府欺騙人民,人民尚未覺悟。他挑出憲法中的“人民民主專政”一語,說這完全是邏輯錯誤,既然是人民民主,就不能是專政,應該將專政去掉,實行人民民主……

想象一下,假若今天再爆發一次五四運動,當局又抓了學生,茅先生一定支持學生、聲討政府。如果事態進一步發展,發生工廠罷工、商界罷市、市民上街,他會怎么做?這位一直都很刻意地啓發人們要把政府利益和國家利益區分開,把政治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對立起來的民主導師,難道不會利用這個機會推動人民與政府進一步對立,甚至寄希望於順勢推翻現政權一舉實現他所希望的那種民主嗎?

那么,他和1919年反對北洋政府、1949年反對蔣介石政府的人們不正是同一派的嗎?全世界人民作證,這一派難道不是經典的左派嗎?怎么成了右派了?

反觀左派這一派,就沒有這個自相矛盾、原地轉圈的問題,他們一直都是正統的左派。他們在國際上反對帝國主義和資本家集團,在國內反對資本主義和買辦集團,代表勞工利益反抗剝削制度。這個立場從1919年到1949年一直如此,改革開放之後,他們認爲西方帝國主義和資本家集團又捲土重來了,國內的資本主義和買辦集團又東山再起了,茅于軾們正是這些勢力的代表人物,是勞工階級的死敵,因此必須給予痛擊。想到階級弟兄們在資本家剝削之下牛馬不如的悲慘境遇,他們怒火中燒,仇恨滿腔,

正好這位“大膽敢言”者跳出來了,那就對不起了,好話沒有,磚頭手榴彈成堆。

茅于軾們應該明白,這一派才是中國真正的民主派,也就是始終如一堅持中國人民當家做主的這一派。無法迴避的現實是,從一百多年前的“所有國家的殖民地”(孫中山語),到今天的“世界工廠”,中國一直就是一個典型的苦力國家、勞工國家、人民國家,你非要拿西方貴族國家、資產階級國家的那一套本質上反人民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到中國瞎比劃,生搬硬套強行推銷,爲做這些事還從美國人那里領獎拿錢,也難怪會挨罵了。

所以,問題就出在“右派”這里。他們的言論並不是因爲“大膽”、“有勇氣”、“有個性”才如此,而是因爲指鹿爲馬、左右不分、自相矛盾才遭人抵制。面對一只鹿,你支持鹿的奔跑是左派,反對鹿的跳躍是右派,可是你硬說這只鹿是一匹馬,那就什麼派都不是,若非要自認右派,那就是偽右派。

我多次說過,關於中國這個“鹿”最基本的判斷就是:中國是個徹底的“人民共和國”。這並不是只停留在國家名稱上的“政治正確”,而是一個赤裸裸的現實。全體國民無一例外都是真正的人民,沒有任何混在“人民”名目之下的“假人民”,因爲那些曾經不屬於人民的大地主、資本家、舊貴族都被徹底消滅了,作爲一個階層早已絕迹了。我很奇怪爲什麼很多人都忘了,毛澤東當年的“滅資興無”都是真刀真槍干下來的,不是鬧着玩的走過場,到文革時期,連資產階級的“紅色代理人”都沒放過,屬於徹底的斬草除根。这么大的事,怎么就好像沒發生過呢?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這卻是事實。

在毛澤東時代,西方的民主叫“資產階級民主”,法治叫“資產階級法治”,市場經濟叫“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都說得明明白白,暫且不論是非對錯,但卻點出了問題本質:所有這些都源于資產階級,而不是源于無產階級,在一個只有無產階級沒有資產階級而且不斷斬草除根地“滅資興無”的“人民共和國”,所有這些東西既沒有起源,也沒有基礎,都不能直接照搬。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先富起來”的一批人,和初步發育起來的市場,也都沒有改變中國的“人民共和國”性質,更沒有讓中國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資產階級共和國”。不僅如此,我所說的那個“私權力階級”、“私權力板塊”到底能不能從一個自古以來就缺乏其前世、近代以來又被殺死了今生的人民國家中再生出來,還是個更大的問題。

馬是馬,鹿是鹿,西方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差別巨大,無法視爲同類。中國的左派縱有天大的立場問題,但卻沒有脫離現實,而偽右派們縱有天大的學問,但卻犯了最基本的事實判斷錯誤。

關於中國的現實深植於歷史當中,而不在經濟學的數學公式當中。越是用那些玄而又玄的理論來套中國的社會現實,越是近乎于搗亂。所以說,中國左右兩派之所以難以調和,其實並不在立場過於對立,而在于偽右派在中國政治問題上的無知或故意。 文揚



外賣店轉讓
外賣店轉讓 生意兩萬五
離 Cleveland 25 分鐘
因回國發展 有意者電李小姐
(347) 707-8629

吉屋出售
全新裝修 在好學區 (Orange)
3 個臥室 2 個半廁所
價格公道歡迎面談
電話: 440-832 1469 中文
440-231 0974 英文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 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 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 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唐永昶律师
电话: 330-752-1959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xu@bmdllc.com

BMD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